

叩问人生情归何处

何双及文选

何双及 / 著
华艺出版社

世事沧桑心事定

东边日出西边雨

我与盘锦

文坛风景线

红樱桃绿芭蕉

啄木鸟与猫头鹰

大鸟默默不语

瑕可掩瑜

千古回音

雪祭

飘不走的绿云

人生还人，人生还

黄花解读

人与自，人与自

无盐的晚餐

美丽的，美，美丽的

自序

在出版“文选”成为常规盛事的今天，书海中无论增添多少“文选”也不会有任何人感到意外。但是，如果在二、三十年前出版一套普通作者的“文选”，就会成为爆炸性的新闻。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白云苍狗，世情多变，既成定势，难再逆转。十几年前曾萌生出“文选”的念头，但不敢对别人讲的我如今梦想成真，感慨系之，当是自然的了。

读已问世的“文选”颇多，虽同名，但内容各不相近。有高度抽象的理性思辨；有深刻形象的感性领悟；有悄声细语卿卿我我的“独语”；有诉诸社会为民请命的“呐喊”；有毫不掩饰的情欲宣泄；有羞羞答答的难言之隐；有舶来品；有本土货……五光十色，眩人耳目。在这样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中，我的作品似乎难以归入其中的任何一类。更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写作还是发表，也从没有奢望其“不朽”。在文学这个雄伟的大厦中，她们只不过是些普通的砖瓦木石，如同我是个平凡无奇的作家一样。

我是属于衰败了的“八旗”族类中的后裔，虽有一个教皇学的先辈，却没有曹雪芹、纳兰性德那样的文学巨匠作为“家传”的骄傲资本。最初直接影响我的思想情感乃至创作的是饱经沧桑不甘命运的“阿玛”，他倔强的性格和厚实的“国学”功底，使我耳

熏目染、受益非浅。他一生的诗文在“文革”中毁于一旦；但老人矢志不渝的文学爱好和希望“小女”以文鸣世的勉励却难以忘怀。记得老人在临终时还念念不忘我正在写的一部长篇小说，神智恍惚中叮嘱侄儿说：“那么多的人物，那么多的情节，告诉你姑，千万别写了后面忘了前面。”当时的情景，虽然我是在他去世后才知道的，但如同亲历似地定格在我的心中，成为我写作的永久动力。每完成一部作品，他那慈祥的面孔就浮上脑际。如果“阿玛”能活到今日，亲眼看到“文选”的出版那该多好！可惜，这时日姗姗来迟。树欲静而风不止，女欲孝而父已去。

人生、生活、机缘、际遇，本就这么无情、偶然、短暂、有限，稍纵即逝，再来回顾，已成为永远的遗憾。其实，谁不在残缺中活着、遗憾中生存？欲超脱而未能，想排遣反戏谑。既然选定了一条路，那就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好了。于是陆陆续续地写，陆陆续续地发表了长长短短的文章，陆陆续续出版了厚厚薄薄的书籍；于是，就有了长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杂文、论文选问世。

欣赏是乐事，创作是苦差，又何况我是在十有八九未如人意的生活困境中、在积劳成疾的身心创伤中、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挤压出时间来写作的呢？！其甘苦非过来人不能知其一二。因而，我对“游戏人生”的“玩文学”，“自我表现”的“悲怆论”，堆砌词藻、故弄玄虚的“包装说”，以及钟情于娱乐的“卖笑观”，总是观而远之。当然，创作也是乐事，它能帮你摆脱痛苦、转移不幸、焕发精神。当我奋笔疾书、驰骋于创作的幻想世界中时，那支笔就像万能的驱鬼魔杖，风卷残云般地把平日窝在心头、眉间、脑际的伤痛、气恼从各个角落一扫而光，故事、人物、情节交织成的诱人图景像巨大的磁石引导我轻盈快捷地走向興味盎然的境界，有时竟从午夜到黎明而浑然不觉。“弹性由于挤压否定了自己的空间性，但同时也恢复了弹性——这就是对外的弹性。”黑格尔

的这句话，好象是特意给我这样一类的人准备好的哲言：人生苦痛在创作中转换成精神愉悦。正是这种愉悦，支撑了人生，升华了人生，使自己感到了人生的美好和人生的价值。

仅以菲薄的“文选”献给我慈祥的“阿玛”；献给介绍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冰心、韩作黎老师；献给扶持、鼓励过我的家人、朋友、师长、编辑和广大的读者。

是为序。

作者

1998年5月16日于安华寓所

总 目 录

自序

上 卷

第一辑：叩问人生

(中篇小说)

开篇.....	(1)
第一章	
夕阳西下	(17)
第二章	
大树青藤	(21)
风雪漫天	(26)
相濡以沫	(32)
阴差阳错	(37)
喜从天降	(41)
秋雨孤叶	(46)
离情别意	(50)
在河之洲	(54)

清溪奔快	(60)
午夜惊梦	(67)
终遭蛇咬	(71)
残月孤影	(76)
世态炎凉	(79)
初识庐山	(83)
茅塞顿开	(88)
初露锋芒	(95)
又遇知音	(99)
雪后初晴	(103)
第三章	
乍暖又寒	(109)
关山难越	(114)
唯此为大	(118)
棋盘输家	(122)
祸不单行	(126)
悠悠思绪	(130)
庄生梦蝶	(134)
忧心如焚	(139)
悲悲喜喜	(142)
横眉冷对	(148)
第四章	
情满陋室	(152)
东瀛情丝	(157)
青藤枯萎	(160)
禅房寂寂	(165)
未了人生	(168)

第二辑：情归何处

(中篇小说)

开篇	(173)
雪祭——肖然讲的第一个故事	(177)
酒祭——肖然讲的第二个故事	(198)
泪祭——肖然讲的第三个故事	(214)
雨祭——肖然讲的第四个故事	(239)
血祭——肖然自己的故事	(261)

第三辑：红樱桃 绿芭蕉

(儿童文学)

中篇小说

红樱桃绿芭蕉	(319)
走进深山	(351)

短篇小说

大鸟沉默不语	(377)
愿世界充满爱	(382)
无盐的晚餐	(397)
Q 计划	(402)
戒	(413)
大将和大帅	(417)
爷爷来了	(427)
美丽的佛爷痣	(434)
钢镚亮晶晶	(442)
杂音	(446)
做好事的故事	(454)

假日	(460)
山旺爷爷	(467)
蝈蝈情	(474)
钥匙链	(480)
萌萌造句	(482)
专家评论	
带露折花——评何双及儿童小说	尧山壁 (485)
把握儿童文学的主旋律——兼谈何双及的创作思想	金文 (491)
塑造美的心灵——评何双及的《皮大将进京记》	浦漫汀 (496)
东风又一枝——评何双及的长篇小说《挑战》	赵平 (502)
孩子的世界孩子来主宰——评介儿童文学新作《皮大将进京记》	汪帆 (505)
扬起智慧的风帆——评何双及的长篇小说《挑战》	浦漫汀 (508)
为孩子们写作——读《无盐的晚餐》	培心 (511)

下卷

第四辑：人生张力

(散文、杂文、论文)

散 文

世事沧桑心事定	(515)
我与盘锦	(521)

感觉青春·····	(527)
飘不走的绿云·····	(529)
野猫·····	(532)
感悟警察·····	(538)
海子警察·····	(543)
警察的智慧断想·····	(547)
家园·····	(550)
“黄花”隐喻与历史解读·····	(553)
人生张力·····	(557)
弹起人与自然的命运二重奏·····	(560)
人生还有未了缘·····	(563)
满街圣贤间或有过——由批评引出的话题·····	(568)
女强人的更高起点·····	(572)
感悟文坛风景线·····	(575)
雅俗文化之争的再思考·····	(578)
王小波二章·····	(582)
余秋雨散文散论·····	(587)
信缘书果·····	(593)
“知音”永久生命永久·····	(596)
杂 文	
优胜劣汰话“标王”·····	(598)
知识 规则 境界·····	(600)
“奖”离不开“金”“奖”不等于“金”·····	(603)
瑕可掩瑜·····	(605)
创意与创利·····	(607)
猫头鹰啄木鸟·····	(610)
揆情度理话高薪·····	(612)
从公务到义务·····	(615)

黄金与人生不朽·····	(617)
故居热杂谈·····	(619)
吃出心情·····	(621)
闲话忌妒·····	(623)
父母就是父母·····	(625)
多来点“罗森塔尔效应”·····	(627)
“莫之许也”和“莫不许也”·····	(629)
不忘有自·····	(632)
“会不会”与“会”·····	(634)
生气·····	(636)
不倒经 不倒窝 不倒翁·····	(638)
“新天方夜谭”管窥·····	(640)
寄生在赃官贪官身上“群小”的“内经”·····	(643)
把握自己的品质和人格·····	(646)
真理的大门是敞开的·····	(648)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读史札记·····	(651)
正确反思中国传统文化·····	(654)
报告文学的两个潜在危机·····	(656)
爬格 破格 升格·····	(658)
“救稿”意识·····	(661)
尽信书不如无书·····	(663)
文人撰文与赚钱·····	(665)

论 文

版权法应给“偶合”之作一席之地·····	(668)
编辑心理定势·····	(672)
智慧的碰撞——偶合简论·····	(675)
论反映与选择·····	(684)
成才与空间转移·····	(690)

中国人为什么没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693)
中国古典美学管窥·····	(699)
传统与文明的张力——中国人的生育文化·····	(725)
大学三年级学生心理和思想变化的基本特点及思想政治教育 ·····	(729)

第五辑：千古回音

(报告文学)

生命的重量·····	(743)
青山绿水蓝天情·····	(770)
人生值得几回首·····	(786)
千古回音·····	(799)
潇洒行·····	(814)
人生不是梦·····	(830)
何德全和北京菜篮子·····	(842)
干杯——雪豹·····	(865)
敢问路在何方·····	(882)
志存高远 路在脚下·····	(899)
踏平坎坷成大道 继往开来玲珑人·····	(911)
破解跨世纪方程·····	(943)
吹响跨世纪冲锋号·····	(964)
一曲建设现代化新矿山的凯歌·····	(982)
迅速崛起的秭归金矿·····	(991)
浩歌歌一曲 狂飙从天落·····	(999)
金色人生路 浩然正气歌·····	(1018)
后记·····	(1031)

开 篇

人生莫测，尽管有预测学。那命运的“密码”对于一晃三摇、姗姗而至的未来无法破译；对于永远静止、无动于衷的过去又无须破译。人生随着岁月融在永恒的时间里，而谁又知道什么事情会潜伏在时间的背后？

那日，浮云飘移的蓝天挂着一轮红彤彤的太阳，开满蝴蝶花的草坪上有孩子们在戏嬉；婀娜摇曳的柳丝中藏着一对对恋人的倩影；酒吧里高谈阔论声中有关不住的乐曲旋律……就在这样一个盛夏如火、但情景迷人的下午，我突然要去西藏！这一瞬间的决定也是在这一瞬间之前万万预测不到的。

这是一次永远也说不清楚的决定，在一切偶然之中竟寻不出一丝必然的解释。

那夜，我做了一个梦，梦中又看到了我童年曾看到的一幅画。

童年，我对画非常的感兴趣，这兴趣要细究是源于母亲的“狡猾”。母亲整天有做不完的事，而我偏偏缠着她做不成事，于是母亲在对进行了数次“试验”之后，断定画片能诱惑我的注

意力，解放她的劳动力。母亲买来了很多画册和画片，经常指着上面的山川、河流、森林、原野和动物、植物等让我看图说故事，并讲定说得好就奖我一团棉花糖。我真佩服自己童年对“吃”的看重，为了每天能得到那团棉花糖，我竟能守着画册或画片在自己的幻化的王国里，从早晨一直能胡说八道到晚上。岂不知，不用看图说故事也能用其它方法获得的。比如哭，不拿到那团糖就哭。

记不得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我在一本书的彩色插页上看到一幅画——一座山很高很高；一轮红日很大很大；天湛蓝湛蓝的；云彩白得如雪，轻得如丝带；一座带尖顶的楼房金光闪闪、庄严肃穆；迎风飘飞的布条条五彩斑斓；有一群人全光着头，穿着清一色暗红缺只袖的衣服……那天，我没有讲出这幅画的故事。后来，母亲耐心地告诉我：那高高的山叫喜马拉雅山；那轮红日很大很大是因为离地球最近；那金光闪闪、带尖顶的楼房叫布达拉宫；那五彩斑斓的布条条是经幡；那光头的人是僧侣，那暗红色缺只袖的衣服叫袈裟……不懂！不懂！我哭起来。其实并不是因为讲不出故事的自尊，而是怕得不到那团棉花糖。

人生忘却的比记住的要多得多，而我偏偏记住了那幅画，并在梦中频频出现。梦中母亲穿着一身墨绿色中式丝绒装，盘着高高的头髻，头右侧插着一朵月白色的绢花，穿着黑色高跟鞋款款向我走来。她美丽、恬静，脸上永远带着微笑，她打开那幅画，向我轻声慢语地讲：西藏，是一个完全陌生却又充满奇异诱惑的世界，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有流传千古而至今不衰的故事。

“母亲——”

醒来，我身在席梦思床上，席梦思床沐浴在暖融融的阳光里。母亲的遗像挂在墙上，她就像梦中那样对我微笑着。她已对我这样微笑了整整20年。

就因做了一个梦、梦到了一幅画我就决定去西藏，至今仍

感到这未免太唐突，太荒谬，太不可思议。如果做了一个梦，梦见梵蒂冈的教堂，梦见富士山的樱花，梦见南美洲的海滩……是不是也立即整装出发呢？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总之，我鬼使神差地踏上了去西藏的旅途。

要说上车之前，还有一段扑朔迷离的插曲。

去单位请假，领导说，你应该休假，工作我们早安排他人了。我愕然，好像他们早已知道了我的这次莫明其妙的决定。领导说：“票买了没？没买快去买，现在是旅游旺季，去西藏的人很多。”

去火车站买票。明知道买不到当天的，偏问了一句，自然是卖没了。但当我正要订另日的票时，一位军人却站到了对面：“今日的，带卧铺。”

天，我几乎跳起来，这冥冥之中定有神助，原以为买张硬座就满不错了，没想到还是卧铺。不过，高兴归高兴，我还是满有警惕性的，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位军人：帽徽、领章、肩牌……一位威武的上校军官。即使这样，我还是委婉地询问了他退票的原因。

“开会，会后，又临时决定还要开一个会。”

简练、快捷，不容我有半点怀疑。于是乎就一手交钱一手接票。

那军人向我行了个标准的军礼，我十二分真诚地说：“谢谢！”

一切都是那么随人意，车站周边的花儿像云霞一般，杂合着数种香气弥漫在空气里；人们脸上笑容满面，不管是匆匆地走还是慢慢的逛，似乎都像我一样有了一份意外的收获。

在剩下的半天时间里，我是在《梁祝》的悠扬乐曲中把那穿的、用的等旅行物品装进皮箱里的。心情好，什么事都不会忘，连童年看的那幅画也翻找出来带上。

当我再次来到火车站已是华灯初放，我尾随在拥挤的旅客中，

向车票上标的车次、厢次、位次奔去。

但一场闹剧也随之拉开了帷幕。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竟和一位男士同属一张床位。

我们对票：

他问：“是8号车厢吗？”

我答：“是8号车厢。”

他问：“是6号床位吗？”

我答：“是6号床位。”

……

临座的几位乘客围将过来，2张票在他们手中传来传去。

一乘客找来乘务员，那乘务员又找来列车长。

列车长像个侦探，举起两张票，仰起头，借着车顶灯看了看，又变魔术似的从衣袋里掏出个类似手电的东西照。他照的时间很长，足有10分钟，也许没有这么长，但我实在感到很长。接着他开始问话，问那位男士票是怎么买的。那男士说，是单位办公室的同志从车站订的票。他去援藏，说着从一公文包里拿出一些介绍信、工作证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接着列车长又问我，我实话实说，是买一位解放军的退票。列车长接着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作家。他皱了下眉头，说要看看作家证。我一翻包傻眼了，作家证忘带了。还好，身份证在。我欣喜地把它递给列车长。在日常生活中，我总觉得身份证比作家证管用多了，去民航买飞机票，去邮局取款，出差住宿登记……少了身份证一件事也办不成。

列车长看了一下身份证还给我，不无讽刺地说：“这上面没写你是作家。”

“难道身份证不是证明身份的吗？”我有点急。

“制作假车票的也有身份证。”

“什么？你说我的车票是假的？”我更急。

“千真万确是假的。”

“天！”我一时语塞，立即感到有数双如麦芒尖的眼睛在盯着我。我的脸一时涨得彤红。

我被人骗了，而且还不仅仅于此，从列车长的话语中不难体味到他十分怀疑的是我在骗人。他咄咄逼人：

“我要看你的作家证。”

我拿不出作家证，尴尬地站在那，如果地上有条缝，我会毫不犹豫地钻进去的。周围是一片嘁嘁喳喳的私语声，我的头自然地低下，手足无措，那神态让人觉得自己真就是个骗子。“废物”我在心里暗骂着自己，并真正体会到定居瑞士的中国台湾籍作家赵淑侠给女作家的画像就是为我画的：常常是内心火热，外表孤傲，对人生的顿悟敏锐而高超，对世情的应付幼稚又拙劣。提起笔来灵感泉涌，滔滔不绝，若叫他们去脚踏实地的做事情，多半云里雾里，最后准砸锅。她永远天真，赤子之心常在，动辄冲动，过分感情用事，容易相信人，所以常常吃亏、被利用，专门做傻事……一句话在应付社会方面显得十分低能。

此时，列车已开出很远，沿途的灯光一闪而过，在轰隆轰隆的车轮声中，我仍能听到自己的心在咚咚地跳。

列车长不知到什么地方处理什么事情去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又转回来。他狼言狠语地对我说：“列车前方到站是石家庄车站。我们会把你交到站上。”他把“交”字说得很重。“他们会想法让你回到北京站的。你如果是作家，到了北京我相信你会想法证明的。”

“遣送！”我脑海里突然蹦出这个词。这个词与我无缘，即使写文章也未曾用过。我无可奈何地点头。谁叫我此时拿不出证明呢！但心里如何能服气？那北京车站的警察干什么吃的，为什么还有卖假票的存在？那票口的检票员干什么吃的，为什么让持假票者进站？那车厢列车员又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让持假票

者上车呢？心里这么想，也准备把话说出来，但如真的说出来，会是什么结果呢？那列车长、乘务员以及旅客准会众口一词：那你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偏要买个体的退票呢？如果大家都不买个体退票，那贩卖假票者还能得逞吗？追根溯源，这恐怕是问题的最根本的症结。我哑口无言，一句话也说不出。

围观的旅客也许断定不会再有什么“戏”好看，于是陆续各就各位，乘务员忙着给大家倒水，列车长也准备离去，不想就在这个时候事情又有了戏剧性的转机。我的同床，就是持真票的那位男士，惊喜地说了句：“等等，没错，她是位作家。”他的不高不低、不紧不慢的一句话使列车长速转回身来，周围的旅客又一轰围了过来。

那男士指着手里的一本书说：“这是她写的书，你们看这照片和小传。”

谢天谢地！

那是3年前我写的一本书，名字叫《华盖》，知识分子题材，小长篇。

老实说，这部作品在写时我还是十分尽力的，其内容与形式也因不同于以往的作品使我比较满意，但出版后我却对它越来越疏远。出于商业的目的，出版社对其做了不少包装，首先冠以“当代著名女作家”的牌号，折页刊登彩色小照，小传更令人啼笑皆非，8岁发表诗，11岁发表散文，16岁发表小说……曾被誉为才女。我曾要求责编撤下这些噱头，谁都可以称“著名作家”那咱们文坛可就再难出“名著”啦。你一定要把那照片撤下来，还是我孤芳自赏的好，一个女人闲来无事去欣赏一块灰秃秃的鹅卵石，那形象，与一些靓丽、乖巧驰骋歌坛、舞会的女作家相比，简直就是个傻大姐。8岁发表的诗只不过是4句顺口溜；11岁发表的散文、16岁发表的小说，只不过是两篇作文；才女实际是“馋女”，愿吃棉花糖，同学送的绰号。